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疑　星

唐西明寺釋氏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
事一條

上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內論
義事一條

上以冬雩未降內齋祀召佛道二
宗論義事一條

上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
論義一條

上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
李榮對論一條

上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
士對論一條

又在司成宣　范義頵宅難莊易
義一條

永徽嗣歷屢發深衷降意佛宗微延
論道覽前王之逸典追賢達之行事
宋魏兩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
論衡並則晉氏南遷以釋宗為令族
魏朝北有齊緇黃而等篤由是江表
談玄規猷自隔關河語極淄澠一亂
所以屢有揚激教義殊塗雖事推輪
終歸陷網雲泥路絕聲采罕追人代致

魏朝北有齊綸黃巾等雋由是江表
談玄規猷自隔関河語極淄澠一亂
所以屢有揚激教義殊途雖事拒輪
終歸陷網雲泥路絶聲采罕追人代致
泥淪辯韜陷顧斯陳迹不無懐悼致
有黃巾彼責緘默當時後出論場昌
言我勝未登席者隨言信之輙以所
聞叙斯實録事連寢極故絶浮詞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内詳述名理事

第一

顯慶三年四月下　勅追僧道士各
七人入内論義時會隱法師竪五蘊
義神泰法師九斷知義道士黃頤李
榮黃壽等次第兩義並以莫識名體
茫如夢海雖事往返牢落無歸次下
勅遣道士竪義李榮立道生万物義
大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叙云
皇帝皇后神功聖德遠夷順化宇内
肅清豈直掩映軒羲亦乃牢籠周漢云云
又嘆御佛化載濟黎元文多不載使
問榮云先生云道生万物未知此道
為是有知為是無知荅曰道經云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既為天地之法
豈曰無知難曰向叙道為萬物之母
今度萬物不由道士何者若彼道是
有知則惟生於善何故亦生造惡撥
此善惡昇沉藜雜総生則無知矣知

豈曰無知寧曰向鈔迷為萬物之母
令度萬物不由道土何者若從道是
有知則惟生於善何故亦生造惡擾
此善惡昇沉糅雜揔生則無知矣如
不通悟請廣其類至於人君之中開
闢之時何不早生今日　聖主子育
黔黎為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
紂幽厲之徒而殘酷羣生授以塗炭
人臣之中何不惟生稷偰夔龍之輩
而復生飛廉惡来靳尚新王之佞諛
諂其君令邦國作乱哉羽族之中何
不惟生鸞鳳善鳥而復生梟鴟惡鳥
乎毛群之中何不惟生騏驥騮馬而
但生豺狼豪蝟乎草木之中何不惟
生松栢梓桂蕙蓀蘭菊而復生蒴藋
樗棘葶荾蒺茨乎既而混生万物不
錫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
云天地取法而為萬物之宗始乎
穢我如来大聖窮理盡性之教也天
地萬物是衆生業力所感善業多者
則琉璃為地黄金界道瓊枝蔭陌玉
菓垂空甘露充粮綺衣為座惡業多
者則沙壤為土瓦礫為礀稗飯充虛
麻衣被體泥行雨宿霜褸暑秋日夜
趍馳以供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
之吾子心愚不識横言道生道實不
生一何可改從業得此一教為然不

麻衣被體泥行雨宿霜襪暑秋日夜
趍馳以供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
之吾子心愚不識横言道生道實不
生一何可慾李榮得此一徵愕然不
知何對立時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
於是赧然下座　次道士黄壽登竪
老子名義會隱法師將事整容爲其
抗論立作論難之體襃貶為先恐難
道名有所觸悮即奏去黄壽身預黄
冠不知忌諱城狐社鼠徒事依憑國
家遠承龍德之後　陛下李老君之
孫豈有對人之孫公談祖祢之名字
至如五千文内大有好義不能標列
而説聖人之名計罪論刑黄壽死有
餘及於是蒙　勑去是更竪別義壽
因此挫鋭流汗失㫖雜事言對次序
乖越遑相擊論遂至遍瞋僧等見將
屬来便起辟退　勑曰向来觀師等
兩家論義宗旨未甚分明立遂奏去
向来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誠如聖旨
何者衆僧竪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
無言遂鐙闍湯語至如僧竪五蘊義
黄蹟以蔭名釆難且蔭以覆蓋為宗
蘊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
名之下識有八種聚在一名之下舉

統以㕛稱為蘊義若以陰名来難義
理全乖又神泰竪九斷知義道士生
来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
處無以遮著遂浪作餘語真可謂欲
適南越而捴轡北冥馬足雖行稍方
終非越趣之歩李榮浪語亦復如是
由是宗旨不明塵黷　聖聽過在道
士然佛法大宗因縁為義故論去未
曾有一法不從因縁生且如眼見柱
須具五縁一識心不乱二眼根不壊
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
障必具此縁方得見柱若使曦光已
没龍燭未明縱有朱楹何由可見又
禾子穀子陽和之月遇水土人功則
能生牙夏盛秋衰冬委地中縁不具
故畢竟不生人亦如是內則業惑為
因外則父母為縁身方得生父母乖
各終不得生如是禽魚鳥獸萬物皆
尓從因縁生故經云深入縁起斷諸
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
窮法實相是故号佛為無等覺為天
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悉邪綱
覆心倒針刺眼或言諸法自然而生
即是此方老莊之義或言諸法從自
莊[illegible]

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悉邪網
覆心倒針刺眼或言諸法自然而生
即是此方老莊之義或言諸法從自
在天生卑細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
或言宿作此並西方異道之計也皆
不知法本不識因緣信意放言註誤
蒙俗致使天人惑其飾作又對聖上
說三性義一遍計性二依他起性三
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攝事等
空花由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
自上起來經過食須僧及道士陪侍
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既夜久息言奏
辭　勑云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時
勑使告云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不
早論于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
無勞廣略碎蕩高旗不藉雷威墜城
屠陷見之今日矣于時以道士不識
盧蔭斷知等義莫允　帝情散席之
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　勑語道士
等何不學佛經因斯以言釋李宗人
學業優劣辯給通塞實錄如前貧富
之懷亦具瞻矣
上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
榮泰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
論場觀其義理事第二
顯慶二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成道
[illegible]

榮泰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内殿躬御

論場觀其義理事第二

顯慶二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成道
俗宴合幢盖嚴華明晨良日將欲入
寺簫鼓振地香花乱空自北城之達
南寺十餘里中街衢闐闠至十三日
清旦　帝御安福門上群公僚佐備
列于下内出繡像長幡高廣驚於視
聽從於大街沿路南往並皆　御覽
事訖方還尋即下勅追僧道士各七
人入　上幸百福殿内官引僧在東
道士在西俱時上殿　帝曰佛道二
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虗宗爲於无
爲玄門深奥德於不德師等栖誠碧
落學照古今志契寶坊業光空有可
共談名理以相啓沃慧立奉對
陛下睿性自天欽明纂曆九功包於
虞夏七德冠於嬴劉遂使天平地成
遐安迩肅既而寓内無事垂慮玄門
爰詔緇黄考覈名理但僧道士等輕
生多幸濫沐恩光遂得屢入金門頻
鼻玉砌所恐聞見寡狹詞韻庸踈虛
煩聽覽不足觀採伏增悚汗降　勅
云好師等依位坐又勅云師可一人
上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惠元奏
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陛下宗承

玄好師等依位坐又勑玄師可一人
上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惠元奏

玄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陛下宗承
柱下今日竪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
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
座　帝況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
佛如來德高衆聖道冠人天為三千
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
迷拯溺惟佛一人此地未出娑婆即
是釋迦之兆域惠元何得濫言客主
妄定華夷伏惟　陛下屈初地之尊
光臨聸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勢愍
燈於闇室浮惠舸於苦流書云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蓋此之謂歟惠元邪
說未可為依勑玄好更遣上仍僧為
先尒時會隱法師昇座竪四無畏義
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叙之事在
別傳　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
法六通為言立昇論席問榮六洞名
數荅訖徵云夫言洞者豈不於物通
達無擁義耶荅云是難曰若使於物
通達無擁名洞未委老君於物得洞
以不荅云老君上聖何得非洞徵曰
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經云
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無身吾何

患也據此則老君於身尚礙何能洞

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經云
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無身吾何
患也援此則老君於身尚礙何能洞
於萬物榮云師緩莫過相陵轢榮在
蜀日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庭得親
談論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事非駮
立報曰觀先生此語似索孤息古人
云黃塵之下不許借稍乍可出外別
敘暄涼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与
立同是出家撿形討事焉可同耶先
生鬚髮不剪褌袴不除手把桃符腰
懸赤袋巡門猒鬼壓巷摩兒本不異
淫祀邪巫豈得同我清虛釋子李榮
大怒云汝若以翦髮爲好何不剔眉
立曰何爲剔眉榮曰一種毛故立曰
一種是毛剔髮亦剔眉卿亦一種是
毛何爲角髮不角鬚榮遂杜默無對
立調曰昔平津困於十難李榮死於
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慙往哲
於即避席　主上解頤大笑次後諸
僧与論時熱坐久恐勞　主上且辭
勑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
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旦
勑使報奘云七僧入內与道士論議
五人論大勝幽州寂好兩人雖不論
議亦應例是勝也立姓趙氏其先百

勑使報奘去七僧入內与道士論議
五人論大勝幽州寂好兩人雖不論
議亦應例是勝也立姓趙氏其先百
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
遂因氏焉趙襄趙遁即其遠祖隨齊
東西故為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
大中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
父毅隨秘書郎司錄刺史崇儒好道
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略說
三卷並藏秘閣董孤直筆公有之矣
立即司錄第三子也幼鍾荼毒育於
照法師攜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
家住幽州照仁寺擁以公貫無由遠
學王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諶
猷慧解迺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
不息通鏑今古一坐北叢二十餘載
命榮藉甚曜逸京皐慈恩譯經道
訪幽巖穴以文辯騰譽致此徵延永徽
元年舉以中省依追參譯既染芝蘭
芬郁逾美自到 帝京頻登閫章索
齋行道率先捴至所以導達功業咸
立之力前後重錫僧顯僧倫既非教
元略而不述然其聲辯包富寫送雲
行事逾宿擁蓋難与競遂使挫衄強
御傾倒帝前顧問此何人斯荅曰其
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眄睞允副遺

行事逾宿搆益難与競遂使拙訥強
禦傾倒帝前顧問此何人斯荅曰其
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眄睞允副遺
塵頻告奘云幽州師大好斯言有旨
至七月内　勅鴻臚卿韋慶儉補充
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諠詬　闕辭
退所司抑之不為通表因理僧務不
墜彝倫

帝以冬旱内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
議事第三

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雪未零
憂勞在慮思弘法雨雩祈雲降爰搆
福場故能靜處中禁廣嚴法座下
勅召大慈恩寺沙門義褒東明觀道
士張惠元等入内於別中殿講道論
始于斯時也内外宮禁咸集法筵釋
李捜揚選窮翹楚即斯榮觀終古無
之天子親問褒所承邑於座具荅時
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本際義
勅褒云承師能論義請昇高座共談
名理便即登座問云既義標本際為
道本於際名為本際為際本道名為
本際荅云互得進難云道本於際際
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元荅
云何往不通立曰若使道將本際互
得相通返亦可自然与道互得相法

若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自然際乎若
云何往不通並曰若使道將本際乎
得相通返亦可自然与道乎得相法
荅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曰
若使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
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於是道士
著難恐墜厥宗但存緘默不能加報
袁即覆詰難云汝道本於本際遂得
道際乎相本亦可道法於自然何為
道自不得乎相法縈得重並既不領
難又不解結便浪嘲云法師喚我為
先生汝則便成我弟子袁應聲挫云
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　帝心
蒭蕘之嘲塵黷　天聽義須奔置誠
不可也雖然無言不酬古有遺語聊
以相荅我以事佛為師我為佛之弟
子汝既稱為先生汝應先道而生我
為弟子佛是我師汝若先道而生汝
則應為道祖　道士當時忸怩無對
麈尾垂頓聲氣俱下袁因調曰麈尾
已萎鹿巾將折語聲既惡義鋒亦摧
李榮無對遂退下席尋即有　勑令
袁依法登座便辭讓曰義袁江表庸
僧山中朽樗天光遠被漏影林泉輕
抂絲綸親臨御覽然則佛法僧寶元
上福田梯橙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
住迹示興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

僧山中杇擇天光遠被滿影林泉輕
枉絲綸親臨御覽然則佛法僧寶元
上福田梯橙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
住迹示興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
惟　陛下道邁軒羲德隆堯舜遊刃
万機弘顯三寶　皇后懋績宮闈
皇太子聲高啓頌令為膏雨不降瑞
雪未零憂勞黎庶設齋祈福紫庭之
內建立勝幢黃屋之中安施法座欲
使道風常扇佛日連輝爰　詔緇黃
各陳名理玉堦闡玉京之教金闕揚
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伏願
皇帝金輪永轉玉鏡恒明等勞北辰
慶隆南岳　皇后心明七耀體固二
儀垂訓六宮母儀萬國　皇太子凝
神望苑作睿春坊布彩前星披圖
下武義哀海隅遺隱忽俞嵩華以有
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
解頤之談云云然則　聖旨斯臨課
虛立義今示義目厥号摩訶般若波
羅蜜義此乃大乘之爲駕方等之龍
津菩薩大師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
若慧也波羅蜜者到彼岸也夫玄府
不足盡其深華故寄大以目之水鏡
未可喻其澄朗假慧以明之造盡不
可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云云　道士張
愚元問曰音是胡音字是魯字翻胡

不足盡其深華故寄大以目之水鏡
未可喻其澄朗假慧以明之造盡不
可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 道士張
愚元問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
為唐此有何益荅曰字是唐字音是
梵音譯梵為唐彼此俱益 又難曰
胡音何能益人 荅曰佛出天竺梵
音為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云何無
益 彼進無難返唱不通哀調之曰
道士年耄今復發狂荅義若此稱不
思量 張曰我鄉忽狂哀調曰子心
不狂鄉出狂語退亦佳矣杼軸何為
張遂復座姚道士次論義曰般若非
愚智何以翻為智荅曰為欲破愚癡
嘆美稱為智 張責云何者是愚癡
而將智來破 荅曰愚人是道士將
智以破之 張曰我鄉忽是愚荅曰
般若非愚智破愚嘆為智道士巨愚
我智藥亦還如是覆却數番張遂飲
氣吞聲周慞失守無難坐默哀因談
調云張生則逃狂無所姚道又避愚
無地狂愚既退李可進閑 榮因問
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乃非彼非此
何以言到彼岸荅曰般若非彼此歎
美為度彼 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
岸亦應非彼非此歎到此岸荅曰雖
彼此兩亡歎度令離此 李曰欲度

何以言到彼岸荅曰般若非彼非此歎
美為度彼　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
岸亦應非彼非此歎到此岸荅曰雖
彼此兩亡歎彼令離此　李曰歎彼
不歎此亦應非此不非彼　荅曰歎
彼令離此此離彼亦亡　李榮更無
難乃嘲曰僧頭似彈丸解義亦團欒
褒接聲曰今彈彈黃雀已射兩鵶鵶
彈彈黃雀足射射鵶鵶腰于時李旣
發機被彈張元乃拔箭助之褒又詷
曰李不自拔張狂助言姚生一愚鄙
不見助姚即發言 云云 褒合詷曰兩人
助一人三愚成一智昔聞今已見斯
言無有從于時　天子欣然內宮諠
合　李榮俛首不已便云作如此解
義何須遠從吴地来褒云三吴勝地
本出英賢橫目苟身舊無人物 云云
言訖下座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
抗言可謂振論鼓於王庭不異提婆
之日灑法音於帝掖何殊身子之秋
事罷相從還栖公館褒謂諸道士曰
駟不及舌明言非易天下清論何有
窮涯等星曜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
須便引用未待鄙言何有面對　天
顔輕為譴論脫付法推罪當不敬頼
聖上慈卹恕其不逮不敬之罪終難

須便引用未待部言何有面對 天
顏輕為謔論脫付法推罪當不敬賴
聖上慈卯恕其不逮不敬之罪終難
可逃道士等大勲張元曰不須述也
裒曰徃不可咎来猶可追請廣義方
統詳名理豈非釋李高軌不墜風流
勝負兩亡情理雙遣者也筆者詳略
裒之義道可日脫穎當時准的萬代
碎黄巾於黄屋不藉漢師列帝綱於
帝前无勞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闘
姚主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宋君之美
信矣
上幸東都又召西京僧道士等徃論
事第四
顯慶五年 車駕東都歸心佛道宗
尚義理非因談叙無由釋會下 勅
追大慈恩寺僧義裒西明寺僧恵立
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登即卸傳
衣徃至合璧宮奉見叙論義旨不爽
経通下 勅停東都淨土寺裒即於
彼講大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
裒姓薛氏常州晋陵人盖齊相孟嘗
君之後大吳名臣綜瑩之胤也而天
體高邈履性清明少染緇衣長遊聽
采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義具
美清凉大品華嚴開明巖穴又徃揩
[illegible]

體高邈履性清明少染緇衣長遊聽
秉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具
美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嶽穴又往攢
雲山婺州曠法師所經于多載偹問
幽求會體素誠奧拔玄致於是周流
禹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學侶奔從
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渭陰播蕩淳源
乃流揚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往
東陽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
坐忘恩契伊心長懷卒歲會慈恩中
請窮內搜揚京邑髦彥承風仰德以
名聞奏下勑徵延既達京師幽憂頻
蕩三藏玄奘不以形隔致猜共叙大
綱護法為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
顧諸門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創開
宏理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于時執有
眛曇雲存空成實分河飲水之客別部
説戒之徒人我鏗然欻然驚視皆謂
空見外道或曰空花道人遂即負氣
韓天莫不承風擢轍喪魂破膽失路
迷歸哀乃誨以謗法之釁示以信首
之路責以三関則周悼無計導以五
過則負罪弥天辯給之口引用飛流
能使答對無前翔集雲雨自戾止曰
下先問德音宰輔傾城道勝嗟賞中
興大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
勅出中衆明道招閑青言如前略述

能使荅對無前剋集雲雨自戾止因
下先問德音宰輔傾城道勝嗟賞中

興大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
勑召中禁明道躬閲清言如前略述
不爽華望晚巡洛下重復徵延聲榮
藉甚弥隆今古不意法柱忽崩仁舟
淪没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
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
餘道勝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
逸故耳

今上在東都有洛邑僧靜泰　勑對
道士李榮叙道事第五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　勑召僧靜
泰道士李榮在洛宮中　帝問僧曰
老子化胡經述化胡事其事如何可
備詳其由緒靜泰奏言詳夫皇王感
事其跡不同或闢明堂以待賢或臨
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栢殿或延
雅論於蓬山並馳名教之場未踐真
玄之肆豈若我皇德靜兩儀道清八
表巖廊多暇二教融襟控方外之輪
高昇慧日理域中之躅暢引玄風爰
詔緇黃對揚賓主但靜泰編學謏聞
雕氷鑄木肅承旒宁斧鉞交襟　聖

旨問道士化胡經玄老子化胡為佛
此事如何靜泰奏言老子二篇莊生
内外篇以虛玄為主故以自然為宗

雕氷鐫木肅承旃宇斧鉞交揚　聖
旨問道士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
此事如何靜泰奏言老子二篇莊生
內外或以虛無為主或以自然為宗
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茲
以外制自下愚靈寶倉起張陵吳時
始盛上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
鮑靜謀作三皇被誅具明晉史大唐
貞觀之際下　詔普焚此化胡經者
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
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
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
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
道士李榮云靜泰無知浪為援引榮
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又老子
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
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
指偽縱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
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
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序以無西邁
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
乎據榮對　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
子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又西京雜記
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
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詐偷竊
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各
假令榮經及無歸佛之語陛下秘閣

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
道士諸經唯有莊老餘皆偽誕偷竊

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各
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秘閣
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
即源真謀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援
白馬將經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
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靜
泰奏言李榮前事往來莫知史籍援
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
樓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
鳩摩羅之流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
史亦有俗士聶承遠謝靈運等皆翻
譯脩詳群錄豈比汝之偽經或云朱
鳥味銜或道青鳥吻噬終散失於龍
漢卒改易於赤明足涉禹虛未聞崇
有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
謂不可援玄奘久述五印妙盡梵言
孝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
我聖朝藻二帝之天文煥兩 皇之
哀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索榮之罪
已合萬死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
聖言非榮靜泰即能陳述靜泰奏言
榮自不能泰即能矣李榮重大榮援
道劫經云道上於佛佛還小道化胡

之事斷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
靈越已云偽曾言經引切文還俞老語

榮自不能泰即能矣李榮重云榮據
道刼經云道上於佛佛還小道化胡

之事斷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
檀越已竊僧言經引刼文還偷梵語
擬角受化尚戴黃巾既漸佛風不拔
緇服食我弃糂不見好音人之无良
胡不遄死刼是梵語豈是道言邊境
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同何
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国
是空同李榮自云可無糞屎耶靜泰
奏言　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
為樞機將委巷為雅論古人請尚方
馬劒令時可拂彼驢頭刑於可刑仁
国仁矣李榮云我在子曰道在糞屎
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據縱下而言
汝道本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
榮云汝面對扆極而云我在子耶李
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我聞阿難亦
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如是
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
我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
以對後人亦令稱我親承嚴　扆此
而不類何以逃辜李榮辭窮遂嘲云
靜泰語莫憧憧我未發汝剃揚靜泰

云李榮烏鵲何異結䍥先師米賊汝
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瓠盧等語
靜泰言

靜泰語莫憚憚我未發汝剩揚靜泰
云李榮烏鵲何異結䳘先師米賊汝
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瓠蘆等語
云靜泰奏言此對旒冕宜應雅論幸
許劇談敢欲聞作亦請嘲李榮頭
聖音便曰可令連脚嘲泰曰李榮道
士額前垂鬓已共羊頭口上生鬚還
同庚尾繞堪按酒未足論文更事相
嘲一何孟浪泰又奏言向承 聖音
令連脚嘲何曰李榮胥長即貞而述
屢中䭾頭亞戚鮑胥舉手作奮驢蹄
動脚時搖鸖膝李榮頻被嘲急不覺
云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加
之一分則太長 李榮云向共相嘲
便誦洛神之賦靜泰云此関宋玉之
語未涉陳王之詞義屈言窮周憚迷
妄李榮是蜀郡詞人泰是洛陽才子
榮云買生巳死才子何関靜泰奏云
嚴揚不嗣江漢靈裹榮為蜀郡詞人
一何自枉 李榮無詞又轉語云箇
是靈裹鄉得靈輝靜泰云衷歌蠷曲
自謂成章烏韻左言用開音賞李榮
又轉語云何意喚我為李王因言大
唐天子故是李王靜泰云汝此語為
自屬耶為屬帝耶如其自屬尓是何
人如其屬帝言王非 帝李榮云我
經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

唐天子故是李王静泰云汝此語無
自属耶為属帝耶如其自属尔是何
人如其属帝言王非　帝李榮云我
經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
過静泰云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
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四大者汝
教自淺汝復不閑以帝為王汝過之
極李榮既急不覺直云静泰言是静
泰奏言李榮既稱泰是伏乞宸鑒
李榮又轉語云大道老君　皇帝所
尚何物緑精胡子剃髮小兒起自西
戎而亂東夏静泰云如来出現彼處
為天中我　皇御寓此間為地正佛
法有囑委以　皇王有感必通何論
彼此若限以華裏恐子自弊於杜卻
老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向云緑精
胡子自是葱嶺已東李仲卿之鄙辞
亦無関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商
略汝家之穢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
或灰獄圍身或牛糞塗體或背擎水
器或脊負楊枝或解髮却拘或交繩
反繫以厠溷而為神主將井竈而作
曺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
靈師自臣奴僕之辞又引碩愚之稱
醮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礼天
兖斤未亡衒惑之徒罝冈綱紀加又

醮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礼天
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
充斥未亡術惑之徒置网綱紀加又
扣頭搏頰銜牧絰緋三點九閃之方
丹門玉柱之術既無慙於父子寧有
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
之教耶李榮不覺云是靜泰云李榮
旡憂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
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
共嘲燭即定臨機之能靜泰奏言泰
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云汝欲
嘲燭汝宿構耶燭爲李榮無情是同
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爲佛非榮
泰等之所言委時又請休靜泰奏言
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
恐疲 聖旨帝休榮遂走下基云去
也于時靜泰脚痺未行少選停立奏
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痺 帝令人扶
之榮於堦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侍
泰去帝者之前理須戰慄辝而復語
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
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
環不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
荅李榮事急報云若不如此恐陛下
不樂由是失厝令還梓州形色摧惡
聲譽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榮既其

咨李榮事急報云若不如此恐陛下
不樂由是失厝令還梓州形色摧惡
聲譽頻折道士之望唯指於榮既其
對論失言舉宗落采　泰本洛陽人
素有遠識之量雖略通玄理而以才
辯見知　上幸東都多營法祀晝覽
万機夜通論道礼誦餘暇偏重義宗
道士李榮老宗魁首恃其管見觀預
徵延屢遭剋敵仍忝勝席故泰為衆
樂推登鋒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
舌結面陳泰是斯即心伏瑰飛況對
天顏褒貶足稱畫一此則千載之龜
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問才術東臺
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　上令作
之應命便上　帝重之欲令觀國登
庸問欲還俗不須何等官泰答夙昔
素心常懷出俗遠同法王之棄俗近
喻巢許之解網俗榮非其所慕伏願
不虧發趾之心　上大幸之便
勅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
泰居之其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
大德例止一人泰別　勅垂顧使將五
人入寺尒後頻登榮觀事多不録
大慈恩寺沙門靈辯與道士對論第六
龍朔二年仕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
宇殿靈辯奉　詔開淨名經題目問曰
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咨凡

大慈恩寺沙門靈辯與道士對論第六

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宇殿靈辯奏　詔開淨名經題目問曰聖俱不思　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不測聖心懸鑒妙智寧得不知答法性虛融道無不適物理平等何法可思　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難思大小有苞含之理在聖寧非不測答難思之道物無不適何必山芥有納凡聖分思不思　難凡智聖智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答聖跡殊容有納不納凡本聖本一不分思不思　難凡聖本無二不分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答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　難此是聖者本跡殊何須凡夫事答一切衆生即涅槃相難思之道詎簡聖凡難難思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既不殊凡聖跡寧兩答不二處說二二亦何所二難亦可不思處說思處說思何得聖人亦不思答不二處說二无二不二若存二可使不思處說思不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存二無思處說思不立思不思難此乃何止不立思亦不存不思何得經首稱不思答絕思慮故言不思非謂有

不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存
二無思處說思不立思不思難此乃

何止不立思亦不存不思何得經首
稱不思答絕思慮故言不思非謂有
不思故華嚴經云如是不思議不可
得深入不思議思非思寂滅
三年四月十四日於蓬萊宮月陂北
亭與道士姚義玄等五人西明寺僧
子立等四人講論其日晚　勑放道
人道士各還觀寺別勑留僧靈辯及
道士二人至十五日乃放還初十四
日道士方惠長開老經題靈辯問曰
向陳道德唯止老教亦在儒宗荅道
經獨有儒教所無　難孝經曰有至
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此則
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荅自然
之道為本餘者為末難自然之道不
攝在陰陽老氏可為本陰陽亦苞於
自然周易豈為末荅元氣已来大道
為本万物皆從道生道為萬法祖
難曰道為物祖不與前言老易同歸
者為遣難恚長不能荅因嘲之曰昔
列子繞過季咸怳然心醉黃冠邂逅
緇服不覺魂迷　上大笑令更難靈
辯奏曰向者纔申短略黃巾以成瓦

解令若更憑神筭亦舌將冰銷
上又笑遣[illegible]

緇服不覺魂迷　上大笑令更難靈
辯奏曰向者纔申短略黄巾以成瓦
解令若更憑神筭赤舌將必永銷
上又笑重問曰向云道為物祖能生
萬象以何為體荅大道無形　難有
形可有道無形應無道荅雖復無形
何妨有道　難無形得有法亦可有
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不有道
荅大道生万物万法即是道何得言
無道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
道道能生於象既指象為道象外即
無道無道說誰生　荅大道雖無形
無形之道能生於万法　難子外見
有母知母能生子象外不見道誰知
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万法万法即
是道亦可如母能生子子應即是母
又前言道為万法祖自違彼經教老
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母祖
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是無名寧
得為物祖意長捴領前語不得因嘲
之曰既非得意何為杜默已倒縠皮
荅吞米賊　又難曰道無有形指象
為道形亦可道無有祖指象為物祖
荅道為物祖象非物祖　難道別有
形不得象即道形荅大道無形　難
大道非祖　荅道本無名強為立名
為物之祖鄉得非祖難道本無名強

荅道為物祖象非物祖　難道别有
形不得像即道形荅大道無形　難
大道非祖　荅道本無名強為立名
為物之祖那得非祖難道本無名強
為立名亦可道本非祖強為物祖
荅然難道本非是祖非祖強說祖亦
可大道無有形無形強說形　又難
難象無别道象未生時有道生亦可
離眼無别目未有目時有眼見　荅
道是玄微眼為麁法二義不同安得
為類　難象是質礙道本虛無有無
性乖若為同體恵長又無荅辯奏曰
靈辯忝預玄門實懷慈忍雖逢死雀
不願重彈　上大笑稱善　五月十
六日於蓬萊宮又与道士論難其道
士對荅不相領當無可記録至六月
十二日於蓬萊宮蓬萊殿論義靈辯
与道士李榮同奉見上謂榮曰襄陽
道人有精神好交言無令墮其圍中
榮奏曰孔子尚畏後生況榮不如前括
辯奏曰靈辯誠為後生李榮故當是
老（以榮在蜀中故有此譏）　上大笑曰榮己被逼
榮開昇玄經題曰道玄不可以言象
詮　辯問曰玄理本絕思慮情智不
可度量妙道既絕言詞若為得啓題
目荅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

詮　辯問曰玄理本寂思慮情智不
可度量妙道既絶言詞若為得啓題
目荅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
有言說此說無所說　難玄若可言
詮即當玄可詮如實不可詮當玄不
可詮何得向玄不可詮今復言可詮
榮領難不得辯辯謂榮曰求魚兎者必
藉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象在
言既其寒棘於理信亦迷朦又更為
述前難　荅曰玄道實絶言假言以
詮玄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微妙
至道中无說无不說　辯曰此是中
論龍樹菩薩偈偈云諸佛或說我或
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
安得影玆正偈為彼邪言竊菩薩之
詞作監齋之語榮曰佛道何殊西域
名為涅槃止是此處死滅　辯曰螢
光日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
域名涅槃唐翻為滅者此乃玄寂之
妙境恬澹之虛宗絶患累於後身證
無為於極地詎得以生死變謝而相
擬乎手間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滅
兩滅即是齊烏鵲亦有聲鸞鳳亦有
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
来別二法雖同滅寘寂本不均因呵
曰足下若不情昏叔麦日闇玄黄何

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德
来別二法雖同滅寘齊本不均因呵、
日足下若不情昏寂麦曰闇玄黄何
為以至人涅槃同庶類生死　七大
笑曰向者道士摽章今乃翻是道人
竪義今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
詮玄理體是不可詮如何得言詮荅
曉悟物情假以言詮玄亦可詮　難
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遂可詮
者空刾不可拔強以手来拔空刾應
可拔又問空是玄不又荅非是玄又
難是玄可竝玄非玄若為得竝玄正
難空既不竝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
詮玄可竝玄非玄若為得竝玄正難
空既不竝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
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
詮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竝玄荅玄
是徵妙如何以空来竝　難玄是徵
妙如何以言来詮　又汝玄理不可
詮玄理亦可詮空雖不可竝空亦應
可竝空體不可竝非竝不得竝玄體
不可詮非詮不得詮榮不能荅直杌
聲曰　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
辯曰日磾生於塞外為忠臣於漢朝
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曰榮黙
然不荅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踟

辯曰碑生於塞外為忠臣於漢朝
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日榮默
然不荅又謂之曰得嘲急辭何事踟
躕　榮曰既得玄言所以杜默
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関杜口
上大笑令更難　難曰玄理幽深至
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為得知荅玄難
幽與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與道士學
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
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
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
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榮不能荅
辯嘲之曰老子兩卷本末研尋莊生
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鈍
啄木榮未及對又嘲曰聞君来蜀道
蜀道信為難何不乗鳧遊帝里翻被
枷項入長安勑追榮入京日著枷　榮曰死灰其
處槁木其形行忘坐忘著枷何妨
辯曰行忘坐忘終身是忘亦可行枷
坐枷終身著枷仍嘲之曰槁木猶應
重死灰方未然既逢田甲来仍遭酷
吏懸榮未荅又嘲曰桂枷異支策擘
枷非栝梧閇口臨枷柄真似濫吹竽
榮恚曰　天子知有榮乃与榮枷著
如汝道人之流　主上何曽記録
辯曰天子今年知有榮来年亦應知

榮恚曰　天子知有榮乃与榮枷著
如汝道人之流　主上何曾記録
辯曰天子今年知有榮来年亦應知
有榮今年既與榮枷著来年亦向榮
枷著聖恩方復未巳著枷豈有了時
又謂曰詳刑拉羅　天子未必皆知
道士著枷　聖人何曾記識　又謂
曰李榮著枷　聖人必不委意儻若
因枷被識亦猶以醜見知榮慙怒勵
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
敢欲相輕　辯曰李榮李榮先乏雄
情爽氣何勞瞋目勵聲仍嘲曰區區
蜀地老竊号道門英巳摧頭上角何
用口中鳴榮不能酬但曰道人何所
知努力加飡飯　辯曰衆僧本来齋
潔故當飡飯進蔬道士唯重醮祭應
須酌醴焚魚榮曰天宮清淨何意論
魚　辯曰向巳同齋何為語飯（當論時在中後）
榮曰蠢尓荆蠻詎堪為敵　辯曰周
德未被徃日蹔有荆蠻皇澤遠覃
今時猶見蜀獠　榮曰心裏若無烏
泥袈裟何為得黒　辯曰心中既有
紫棘頭上遂累木皮末席　辯嘲榮
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言鴻鸖巳
髙逝鷃雀徒自喧巳前雜嘲甚多不
能盡記每嘲　上皆垂恩欣笑

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言鴻鶴已
高逝鷦雀徒自喧已前雜嘲甚多不
能盡記每嘲 上皆垂恩欣笑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贇談論序

昔毗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
先生抂駕蓬門之內以今況古夫何
異哉范先生洞曉儒宗兼精李釋未
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空理於法筵
小僧往遊江左遐想風流適至關中
弥欽道德尚未披敘邂逅相逢深適
鄙懷是所願也既而光陰易失嘉會
難留豈可使慧遠仲堪獨論象繫道
林玄度自解逍遥請各攄宗塗標牓
題目以申考擊共敘幽微云尔 范
曰莊子之書頗曾披攬其間旨趣待
問當酬問曰七篇繁廣一問無由得
窮請更別舉章門以申往復 范曰
齊物之理今古以為難法師可依此
義以開宗轍 問曰今古若難誠如
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輒當聊復竭愚
試陳短句秋毫太山儒墨咸稱大小
莊生以為不尔豈非孟浪之談 范
曰俗滯情於是非莊生遂忘於大小
難曰但忘俗見之情應不齊彼山豪
之質 范曰意在忘情 難曰不須
齊質 范曰不論齊質情詎得忘
難曰

難曰但志俗見之情應不齊彼山豪
之質　范曰意在忘情　難曰不須
集古佛道論衡卷二　第三十五張
齊質　范曰不論齊質情詎得忘
難曰秋毫既無陵霄之峯太山未有
入塵之細逼令均等其可得乎　范
曰豪有入塵之細不羨陵霄之峯山
有陵霄之峯不鄙入塵之細各寘自
性故說為齊　難曰物雖各寘其極
大小之體不無在周雖貴捐情不覺
麤迷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
論有毫殊山毫既有形容安得談其
均等　范曰談其齊等本貴忘情若
欲均形豈非為虵畫足　難曰前言
刑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令持畫足
過人翻為自因更並日山大毫小在
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易應
可混其尊卑在生安得齊其大小
范曰二教所詮由来是別均齊之理
本自不同難易本是別不得同山毫
本不齊不齊應說異異物既不異不
異得說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不同
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古
族晉中朝時徙居長安白鹿原永嘉
末又南遷因家于襄陽宿殖德本累
脩淨業家遁士農門傳貞素靈辯載
卷第三　第　張
江漢之英靈胤荊衡之秀氣幼而聰

族晉中朝時從居長安白鹿原永嘉
末又南遷因家于襄陽宿殖德本累
偷淨業家適士農門傳貞素靈辯載
江漢之英靈胤荊衡之秀氣幼而聰
惠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論
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尤長白黑天骨
峻爽風韻淒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
虛肅常若秋崖含霽霜松引飇每至
辯波騰逕詞甚灑落又如河箭飛流
月弦揚彩永徽年中暫遊東都聲馳
夫闕尋奉　勅住大慈恩寺仍被追
入內論義前後与道士李榮等亟經
往復靈辯肅對宸嚴縱敷雄辯神氣
高邁精彩抑揚望敵摧鋒前無强陣
嘲戲間發滑稽餘有類解聖顏每延
優奬然素懷讜挹加復謹慎溫枝絕
訪時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
次卿宏論唯聞重席之賞充宗小辯
纔傳折角之謡尚想連環沉吟千祀
略題梗槩為之記云但恨言唯應物
理非獨詣尋微之延猶有餘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